

在朝鲜的那段岁月

——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郝志春

1950年，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6军196师588团警卫连任通讯员，10月23日，我军接到通知：“到北京检阅”。接到新任务后，部队从天津杨村上火车，途径山海关，25日早晨到达安市安东站，下午3时，连指导员召开全连党员大会，同时，连长农连田召开军人大会，会上两位连干部分别作了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动员讲话，听了指导员的动员才知道，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，要我们出国援助朝鲜，打击和消灭以美国为首发动的侵朝战争。

动员会后，晚上9时许，我部急行军，边走边换朝鲜人民军的服装，很快通过了3里长的鸭绿江大桥，到了朝鲜就听美国的枪声不断，第一次战役已经打响，我军为避开敌人炮火，部队夜行晓宿，11月初，朝鲜已进入冬季，天气很冷，白雪皑皑，雪很厚，行军很困难，战士即困又乏，天刚蒙蒙亮，停止前进，在一隐蔽处休息，连长命令我们用小铁铤铲雪，弄些稻草，抱着三八大盖步枪和衣而卧，天擦黑，部队继续前进，穿过松林，越过一座土山，在山下，发现很多敌军向北进犯，上级命令我军阻击，我588团立即投入战斗，敌军疯狂反扑，枪炮声响成一片，经过激烈战斗，将敌军打退，敌人死伤过半，仓皇南窜，我

军也有很大伤亡，我志愿军到了离鸭绿江 60 里地的新义州，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。

冲过新义州后，第二次战役在春川、清川江口打响，清川江是一条有 1 米深的大河，我 38 军冲在前面，66 军在后，38 军过河时，没有桥，穿着棉衣过河，天寒地冻，十分寒冷，官兵过河上岸后棉裤很快冻成冰，走起路嘎嘎响，过了清川江，遇到敌军顽强反抗，天上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，地面，敌人的炮声隆隆，土山上一米厚的积雪炸没了，山又被炸下去 1 米深，炸的村庄夷为平地，一片瓦砾，燃烧弹将松林燃烧成一片火海，公路、田野、开阔地到处是弹坑，战争是那么残酷，战场是那么惨烈，冲在前面的 38 军打仗勇猛顽强，是一支英雄部队，以其一个团的兵力，消灭土耳其一个旅，毛主席知道后，高兴地说：“38 军打的好，38 军万岁”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部赶到清川江，过河时，已架起桥，我 588 团警卫连的任务是追击敌人，我 66 军前面有两次仗没打好，总是走在 38 军后面，故，毛主席召独臂将军杜文达回国，杜军长不肯，主席说，那你一定要活捉南朝鲜伪二师师长。杜军长答应，主席应允他继续留朝作战。

1951 年 1 月，我军过了清川江，一座山挡在前面，山上山下全是雪，山高雪厚，为追击消灭敌人，必须翻过山，战士手拉手往山上爬，从早晨 5 时到晚上 10 时，才到达山

顶，到了三八线，在爬山半途中，有两个战士倒下，被冻死了，连长叫我铲开雪，将尸体放进去，再盖上雪，算是掩埋了。晚上 11 时，第三次战役正式打响，我军抢占了山头，周围的山岭也被我军控制，敌军凭借飞机大炮的配合，拼命反扑，我 66 军与兄弟部队及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，并肩作战，居高临下，在步枪、机关枪、手榴弹的猛烈攻击下，将敌人打下去，打出三八线往南逃跑。

入朝以来，我团无论是行军、打仗，还是挖掩体，还能吃上炒面，即便没有水，就几口雪咽下也能充饥。

到第三战役开始后，战斗频繁紧张，环境恶劣，冰天雪地，运粮车队往往供应不上，断粮时有发生，我们只好忍饥挨饿。一天，连长站在山头上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，见一山沟里有两间破房，连长命令我带三个人下山，看看能不能找一些粮食回来，我们 4 人下山进屋，见一老人躺在地下，叫了几声，老人不语，近前一看，老人已死去多时，屋里有半筐箩玉米粒，我们几个立马支上锅，弄些柴草烧水煮棒豆，我想煮玉米粒太慢，战士都等着吃呢，又把玉米捞出来，把水倒掉，烧干锅炒，待炒得半熟后，弄回去每人一捧充饥。

第三战役我军打了一夜，把敌军打出三八线，敌军伤亡惨重，溃不成军，向南逃跑了。这次战役，我军伤亡也很大，在极寒冷的天气里，仅我 588 团就有数百人将腿和

脚冻伤。

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，到处是山，大部分是土山。1951年春节，我警卫连改为尖刀连，直插敌人的心脏，那时，我担任连通讯员，年三十晚上，进入战斗，正月初三，第四次战役打响，这次战役是“阻击战”，阻击敌人向南逃跑，也阻击敌人向我军进攻。战役开始我们尖刀连打的还不是阻击战，是继续追击消灭敌人，在追击途中，我连五班班长不慎丢了枪栓，连长要给予处分，班长说先不要处分，我保证从美国鬼子手中夺回枪来，如做不到，再给处分也不迟。在追击中，五班长腿负伤，前面一条河敌军抢先渡过，五班长率先趟过河，追上落荒而逃的3个鬼子，班长端着带刺刀的枪大喝一声：“缴枪不杀”。吓的鬼子弃枪当了俘虏，活捉了3个鬼子，还缴获了三条大巴力枪，枪很沉，一次能压8发子弹，威力很大。连长不但免了对五班长的处分，还记大功一次，班长也因伤住院。

正月初一这天，我们尖刀连过了河，爬上了一座山，山不太高，有些陡，到了山顶，发现山下敌军借助有利地势负隅顽抗。连长率一个排从右侧下山，副连长王殿臣带一个排从左侧下山，那时，我给副连长当通讯员，我建议咱们也从右侧下山，连长他们都下去了。副连长说不行，从这边下山近，我说这边可正是敌人的火力点，服从命令，只好从左侧下山，下山路窄雪滑，有的地方只能侧身过一

个人，敌军见我们下山，步枪、机关枪猛烈攻击，我们边走边打，快到山下时，敌人的子弹从我头部左侧前额骨穿过，我负了伤，王副连长给我包扎伤口后，在战友的搀扶下，到了山下，在下山的战斗中，一名机枪手和两名战士牺牲，负伤后，我在后方医院治疗。

负伤前，在山上我见到老乡、同村的战友张启珍，他说，我现在是咱们连七班班长，我说，咱们都是年轻人，打仗要机灵点。

在医院治疗期间，连长的通讯员也负伤住院，当问到张启珍时，他说，初三那天，战斗中他们排长牺牲了，他当代理排长，不到1小时也牺牲了。

在入朝作战半年来，不论是白天，还是黑夜，从未脱过衣服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直到受伤住院才换了新衣。因伤势较重，51年3月底回国，在大连住院继续治疗。

河北镇河东村 郝志春口述 周学英整理